

# 有关《册府元龟》《旧唐书》中唐蕃战争的季节考析

冉永忠

(西藏民族学院 人文学院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吐蕃自松赞干布统一以后,就频繁和唐朝交往。这期间有和平的交往,也有战争的交往,但对于总体实力弱于唐朝的吐蕃来说,战争交往理应对吐蕃不利,但事实是吐蕃采取了各种针对唐朝的措施对唐进行进扰,包括在作战的季节选择上都针对唐军的弱点进行了长久的战争,并取得了较明显的效果,季节对唐蕃之间的战争是有很大影响的。

**关键词** 吐蕃 唐朝 战争 季节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88(2010)01-0045-04

关于唐蕃之间的关系,学界一般认为是始终贯穿着和平和战争交往两个明显的历史主线。目前对唐蕃之间战争关系的研究,有的学者从吐蕃的扩张政策着手,如张云的《吐蕃王朝扩张策略之分析》和陈柏萍的《吐蕃东扩略论》;有的从疾病对唐蕃战争的影响着手,如于赓哲的《疾病与唐蕃战争》。而关于吐蕃进攻唐境的时间,尤其是对战争的季节性分布的研究涉及的不多,仅有学者在研究唐王朝针对吐蕃的进攻而采取的措施时稍有提及,如曾超的《唐代防秋兵力考证》和《试论唐代防秋兵的地位及其影响》。认为吐蕃攻进唐境大多是在秋季以后,不过在文中作者也很少正面论述吐蕃攻唐战争的季节性分布,而只是略有提及。有鉴于此,本文着重从《册府元龟》、《旧唐书》的有关记载入手,梳理一下吐蕃进攻唐境的时间和季节分布,以使我们能更清楚地了解吐蕃的军事策略和唐防吐蕃政策出台的前因后果。

## 一、《册府元龟》《旧唐书》中关于唐蕃战争的记载

在古代的冷兵器时代,战争主要依靠士兵的徒步和骑马进行,而地处不同纬度、不同海拔、不同地域的军事集团,其对外用兵将会面临一个陌生的、

不同的环境和气候,所以,他们就十分重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因素。就天时一项来说,如果某一方不注重天时,其所受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如二战中德国发动对苏联的进攻时间选择在当年的6月,其目的就包括打算在天气暖和时集中力量攻打苏联,并想在冬季来临之前结束苏德主要战事,但后来由于各种原因使入侵苏联的战事被拖到了冬季,而由于德军先前并没有太注意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在冬季对苏联作战就给德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对其最终在苏德战场的失利不能说没有影响。热兵器时代尚且如此,所以冷兵器时代的吐蕃十分重视这一问题也就很自然了。由于他们地处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是比较适应干燥寒冷环境的。林冠群曾说“按居住于平均海拔四千米以上之青藏高原的吐蕃人,其体质特征为:皮肤厚且致密,毛孔并甚稀少,皮下脂肪发达,是以能耐寒耐燥,而不宜于炎热溽湿地方居住。”<sup>[1](P257)</sup>可以说吐蕃在对唐的战争中,多选在天气较凉爽的秋季以后开始进攻,这是有其特殊原因的。

根据《册府元龟》、《旧唐书》的记载,如下表统计,吐蕃与唐朝发生战事共有109次,而有具体时间记载的唐蕃战争大约有88次,发动战争的时间,在农历八月(含八月)至来年二月(含二月)之间的居多,共有62次,这个数字大约占有时间记载的唐

[收稿日期] 2009-06-08

[作者简介]冉永忠(1983-)男,陕西汉中,现为西藏民族学院人文学院在读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藏族文化史。

蕃战争总数的 70.5%。可见,双方的战争多发生在该年的秋天到来年的二月这段比较凉爽和寒冷的时间内,并且在这 62 次战事中,一般都是吐蕃军队主动进攻,大概有 41 次,约占这些战事总数的 66.1%,反映出吐蕃军队是有意在这段时间内展开角逐的,它不是统兵将领好恶的结果,而是吐蕃军方根据其自身的条件以及唐的情况做出的一种战略决策,所以,选择这个时间段作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 二、吐蕃多在秋冬季发动战争的原因分析

### (一)气候、温度的影响

吐蕃王朝建立以后,其疆域拓展至整个青藏高原和周边许多地区。青藏高原的地理纬度不高,但它的海拔高却是举世公认的,其平均海拔在 4000 米以上,属于高寒气候区,其气候以干燥、寒冷为主。长期在当地生活的居民早就习惯于在这种环境中活动,所以,在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环境下作战对他们的影响就很小。相反进入较热的春夏时节,进入内地的吐蕃军队就会不适应或爆发瘟疫,而中原地区却不同,这里的人适应较温暖的气候,天气太冷则较难适应,于是在较寒冷的时节打仗就很不便利,此乃中原军队的一大短处,而吐蕃军队避开温暖的春夏时节,常常选择对唐朝军队不利的秋冬时节发动战争,可谓是达到了扬其长避其短的效果。

### (二)吐蕃本身经济形态的影响

吐蕃在松赞干布时期终于完成了其地区性的统一,但由于青藏高原独特的地理环境,其内部的地区差异十分明显,如《西藏王统记》中对吐蕃境内的地区差异描述时说:“上部阿里之部,为大象与野兽之区;中部卫藏之部,为野兽与猿猴之区;下方朵康之部,为猿猴与岩山罗刹之区。而上部又为秃山与雪岭,中部为岩山与草原,下部为果树与森林。”<sup>[2]18-9)</sup>可见这里的地区差异是很大的。在这样的环境中,人们的生产生活状况也不尽相同。如南部和中部的

河谷地带以高原农业为主,而整个青藏高原的较高山地上都以牧业为主,总体来说当时的吐蕃是一个以牧业为主的地方政权,在这样的社会中,游牧型经济成为主导,其特点是生产脆弱,没有稳定的生活来源保障;生产时间多集中在温暖的春夏时节;抗自然灾害能力差,时常遭到寒潮、暴风雪等灾害的影响。这样,虽然人们在生产的时节可以自给自足,但是一旦遇上灾害或者在不能放牧的时节,人们就时常会担心他们的生计问题。在这个时候,正常的手段已经不能解决生存问题了,于是拥有较多生活资料积蓄的农业地区便成了他们攻略的目标,这样,抢掠便成了他们获得生活资料的一种手段。从这种意义说,游牧民族对农业民族的攻略是一种生存发展的必然。当时对于吐蕃来说东部的大唐王朝势必成为其攻略之对象,它很快消灭了吐蕃和大唐之间的吐谷浑,使其和大唐零距离接触,方便了他们攻略的进行。最后,由于游牧生产的特殊性,每年的秋冬时节这儿的人们不能放牧和生产,他们便有了充足的时间在这时展开对农业社会财富的掠夺,于是大规模的攻唐战争就在秋冬时节展开,所以说这是和吐蕃的生产状况紧密相关的,更深层地说也就是它的社会形态决定了它发动战争时间的特殊性。

### (三)出于骚扰唐朝边境的战略、战术的驱使

吐蕃和唐王朝的军事对峙,应该归为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的对峙。我们知道,游牧民族的军队以骑兵为主,其战术特点是机动灵活,可以开辟很好的战略纵深防御,而与之相比,农业民族以步兵为主的防御纵深却很有限,也很脆弱。所以,吐蕃军队在不愿打大规模的阵地战的时候,就用部分精锐骑兵进行骚扰性的突袭,这同样也能取得一定的效果,尤其是骚扰农业民族的边地农业生产,其效果会更加显著。因为边地的农业生产事关边防的供给命脉,在战略上意义重大,而这一环节的安全在边地又显得十分薄弱,所以骑兵所到之处,损失巨大,这在唐蕃战争中表现得极其明显。有鉴于此,唐朝在“安史之乱”前就大力在西北边境组建部队专门

《册府元龟》、《旧唐书》中关于唐蕃战争的时间记载的数据统计表

战争月份	主攻方	进攻次数	胜次数	败或不详次数	战争总数	吐蕃胜总数
八月 - 二月	吐蕃	41	21	20	62	40
	唐朝	21	0	21		
三月 - 七月	吐蕃	13	8	5	26	
	唐朝	13	1	12		
无月份	吐蕃	13	8	5	21	
	唐朝	8	2	6		

用于防止吐蕃军队的秋冬季进攻。《西藏简史》载:“从727年开始唐朝又发河西、陇右军士于每年初秋防边,入冬引去,以保护边境农业收获不受吐蕃军队的入侵掠夺,史称‘防秋’。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制止了吐蕃在境上的骚扰,河陇一带取得平静。”<sup>[3](P32)</sup>这种防秋的军队即所谓的防秋兵,就是专门防止吐蕃军队在边地收获时节的攻略。当时唐王朝的“边镇防秋兵在26万人左右,神策防秋兵5万人左右,关东戍卒是近9万人,那么,防秋兵的总兵力就高达40万人,占全国兵力总数的一半,这体现了唐王朝通过集中优势兵力来遏制吐蕃的东进与南下,强化边防的目的,同时,也保障了唐王朝军事重心的地位。”<sup>[4](P25)</sup>这从“安史之乱”时唐王朝防秋兵力东调后吐蕃乘虚攻入长安的结果中就可以得到证明。可见吐蕃对边地农业的进扰是多么的严重,唐王朝又是多么的重视这一问题。而这样大规模的防秋兵力,不仅使唐王朝的兵力部署发生了变动,而且也给唐王朝增加了许多负担,如军队的补给和巨额的军费支出,这都大大消耗了国力,使变乱后的唐王朝更加虚弱,这种战术,也使吐蕃军队总是处于主动的地位,所以其几乎每次出动都有所获,或占领城池,或掠夺大量人口、粮草和财物等。

#### (四)吐蕃军队装备的影响

吐蕃军队在对唐战争中屡屡得手,与其精良的战争装备也有很大关系。

首先,吐蕃军队以骑兵为主,“《五部遗教》、《德乌佛教史》中都有精彩篇章记载吐蕃装备及壮观景象。”<sup>[5](P428)</sup>并且据学者们研究指出,吐蕃的骑兵制度十分完善。如当时每个骑兵有马大约2-5匹,郭子仪就曾说:“每贼兼乘数四”。<sup>[6](P3454)</sup>服役人员至少1人,可见他们的征战,战马成为除过人之外的最重要的因素了,而马的肥壮又成了其战斗力的关键之一。地处青藏高原的吐蕃,其境内多为高山牧场,牧草丰美的时节只有夏季,而只有经过夏季的放牧,战马数量不但大量增长而且被养得膘肥体壮,这样就能较好的供骑兵进行远程奔袭。所以,吐蕃选择进攻的时间多在夏季以后。

其次,吐蕃军队的骑兵武器装备多以轻武器为主,如弓箭、矛、剑等。因为这样会减轻战马的负担,可以适应较艰难的环境行军打仗,更能将突袭范围扩大,使其在战场上更加灵活。但是,装备轻武器的骑兵和重装步兵对抗时就会使其战斗力大打折扣。有学者研究指出,唐时期就有专门针对骑兵作战的一种新式武器——长刀,后来唐军在与吐蕃的长期作战中将这种兵器加以改进,是为陌刀。这种刀既属于长刀,也属于重武器类兵器,专门用于步兵冲锋或防御之用。在战场上由执陌刀的步兵对抗骑兵,其效果十分显著,“陌刀作为断马剑的特殊功用,为先锋步兵冲阵的主要兵器,与马军、奇兵一起

构成唐军作战的主要特色。”<sup>[7](P295-308)</sup>可见,持有陌刀的步兵在战场上作战很有威力。后来,持有陌刀的步兵就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新兵种——“陌刀兵”。在唐蕃对抗的中后期,唐军的骑兵十分有限,郭子仪曾在论防吐蕃时说:“今吐蕃充斥,势强十倍,兼河陇之地,杂羌、浑之众,每岁来窥近郊。以朔方减十倍之军,当吐蕃加十倍之骑,欲求制胜,岂易为力!近入内地,称四节度,每将盈万,每贼兼乘数四。臣所统将士,不当贼四分之一,所有征马,不当贼百分之二,诚合固守,不宜与战。”<sup>[6](P3454)</sup>即便是在政府下令在西北大力发展马政以供战争之用时,其骑兵仍无法对抗吐蕃的骑兵,这一任务就不得不由步兵来完成,即由陌刀兵来对抗吐蕃的骑兵,这从后来唐政府大力在大唐西境推广陌刀兵以补充唐军骑兵不足的政策中可以得到证明。吐蕃的骑兵属于轻装骑兵,轻装骑兵对天气的要求就相对不高,不论是大雨或风雪,他们都能机动灵活,战斗力损失不大,而装备较多重武器的唐军对天气的要求就相对高些,如天气不好时,携带较重的兵器会行动不便。所以,吐蕃军队也尽量利用天气给唐军带来得不便,多选择天寒地冻的时节出兵唐朝,以发挥其优势。

再次,吐蕃骑兵大多都拥有精湛的骑术,这可以从他们的放牧习俗和骑兵训练中得到体现。“吐蕃有训练骑兵演变而成的马球戏。马球之戏初源于驯服战马和训练骑兵之用,后改为游艺竞赛之戏,此项为吐蕃人所擅长,由吐蕃使臣传入长安,成为唐宫廷酷爱之戏。”<sup>[5](P429)</sup>可见,早在那个时候吐蕃就已经有了一整套训练战马和骑兵的方法,所以说吐蕃骑兵有精湛的骑术并没有任何夸大的成分,而是对吐蕃骑兵的一种真实反映。

总之,吐蕃必然会综合各种因素,选择对其有利的时机(即秋冬季节)出兵唐朝,以保证对唐作战的优势和主动权,这是不无道理的。

### 三、吐蕃选择秋冬季节进攻唐朝的影响

战争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势力集团为了各自利益而使他们之间的矛盾达到不可调和时的产物,不管其结果怎样,战争对双方的影响都是巨大的,尤其是它的消极影响。唐蕃之间的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

首先,对吐蕃而言,秋冬季节进攻唐军,避开了他们不适应的春夏较热时节,有利于吐蕃军队特长的发挥和深入中土以扩大战果,这不但增强了吐蕃士兵对唐作战的信心和提高了士气,另外,较多的战利品又为吐蕃军队提供了作战的物质保障,因为他们所过之处,必行大肆抢掠,包括人、牲畜、粮草和财物等,这都是战争的必需品,所以这对人力、物力、财力都不如唐朝的吐蕃来说就十分重要和有利



了,达到了以战养战的目的,而这些一时的胜利又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继续作战和抢掠的野心,进而也维持了吐蕃王朝一时的强大。但长久的战争最终却消耗了吐蕃自身并不雄厚的财力,激化了其内部的各种矛盾,如政权内的争权夺势,领兵大將的拥兵自重,奴隶主和奴隶矛盾的严重激化,引发了平民奴隶大起义,这些都致使吐蕃日趋衰落,最终走向了分裂和消亡。

其次,对唐王朝来说,吐蕃的不时进扰,给唐朝军队带来了许多不利,如天气寒冷时作战对唐军极为不便,战斗减员严重。再由于吐蕃军作战的风格不同唐军,致使唐军压力极大,如吐蕃来则大规模骑兵突袭,致使唐军时有措手不及之困,即便是在进行大规模阵地战的时候,唐军也觉得很难对付其骑兵,于是将专门对付骑兵的陌刀兵布防到这一地区,扩大了陌刀这一武器的使用范围,也加剧了战争中吐蕃的人员和战马的伤亡,使其损失了更多的劳力和畜力。由于吐蕃多在秋冬时进攻,其毁坏边地农业生产进而破坏唐朝边防的目的很明显,所以唐朝不得不组建重兵以防止吐蕃兵的这一骚扰。总之,由于吐蕃选择了对唐军不利的时节对唐作战,致使唐军顾此失彼,而大规模的防蕃兵给中原人民造成了极大的负担,也使唐王朝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唐朝连年用兵致使国力消耗严重,藩镇割据势力日趋强大,并且他们相互攻伐,这都促使盛极一

时的大唐王朝日趋走向了衰落。

最后,吐蕃的秋冬季攻势遵守了战争中重视天时的规则,使其得以和唐朝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战争总是残酷的,它给唐蕃人民都带来了深重灾难。因而在唐蕃关系中,和平使者的频繁往来,多次共商“和同为一家”,形成盟约,无疑代表了唐蕃民众希望休战和发展经济生产的共同心愿。

#### [参考文献]

- [1] 林冠群.论唐代吐蕃之对外扩张(注释第[88])[A].西藏通史》专题研究丛刊(2)《唐代吐蕃史论集》[C].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 [2]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
- [3] 藏族史编写组.藏族简史[M].北京:西藏人民出版社,1985.
- [4] 曾超.唐代防秋兵力考证[J].雁北师范学院学报,2004(1).
- [5] 黄玉生,车明怀,祝启源,顾祖成等.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史[M].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
- [6]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 [7] 李锦绣.陌刀与大唐帝国的军事[A].唐代制度史略论稿[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孙 林]

[校 对 康桂芳]

(上接 35 页)

从一般情形看,藏族画家在运用线条勾勒形象时,总是将线看成是形象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就是把线作为形象之基底,线的构成都讲求细致入微的勾画出对象的特征,而不至于使线游离于形象之外。所以说,藏族绘画所看待的笔法就有细密谨严的风格特点,只要稍加分辨就能发现,在通常情况下,每根线条的挥运都给人一种丝丝入扣、回环有序的感觉。在用笔上起伏都不大,也少见那种粗细提按十分夸张的笔道,其节奏感相对都比较的舒缓俊逸。运笔大体上以中锋为主,兼以侧锋,线条圆润而又爽劲,气息融贯而又通达。就线的运用来说,藏族绘画上的线条,并不是一种简单依赖于辅助工具所画出来的直线和曲线,而是以心运笔,随像所至而画出来的有笔法的线条。

这些线描技法,是为恰如其分地表现主题思想并与内容相互配合,按照对象的外在形体和内在本质,做出的富有规律性的创造,经千百年来逐步走向定型化和程式化。

另外,所谓用笔要有笔法,除开勾线等方面外,还指设色而言。藏族绘画在以笔着色时通常以平涂晕染为法。行笔上少有轻率随意之举动,多是有步

骤地循序展开,由浅入深,由深化浅,反复晕染,运笔平实稳当,不急不躁,力避凌乱无章,从而使层次焕然而现。

着色时藏族画家视画面造型的需要,或使用干画法,以使水分减少,将色彩浓度还原至最佳,增加厚实沉着效果,或使用湿画法,以使水分增多,使水尽量化合色彩,以成就清淡明润之效果。但无论是哪种画法,都在基本性的笔法运行之下,充分调动起艺术的表现力,而不至于使干画法色泽浑暗,湿画法色泽轻飘。

诸上所言之藏族传统绘画的审美特质,无不是藏族社会传承有序的历史文化印迹,为我们从不同侧面了解和认知藏族传统美术的本质内涵提供了方便路径。藏族传统绘画在历史的轨迹中沿着自身的发展规律所取得的突出的成就,已为世人所瞩目,它所遗留下来的宝贵经验也将会被后人永远地加以借鉴和学习。更值得提及的是,藏族传统绘画无论是从哪一个角度来说,都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价值体系,也必将会发散出经久的艺术魅力。

[责任编辑 孙 林]

[校 对 梁成秀]

# **The Influence of Relatives by Marriage upon Tubo Politics**

Zhang Hail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Relying on the relationship with the royal families, relatives by marriage is a special influential class in Tubo local political powers.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rationality and origin of this group and its impact upon the development of Tibetan history.

**Key words:** relatives by marriage; Tubo politics

##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 Seasons of Tang–vassal Wars in Imperial Book Repository Large Turtle and Old Tang Book**

Ran Yongzhong

(School of Humanities, Tibet Institute for Nationalities, Xianyang, Shaanxi, 712082)

**Abstract:** After Songtsan Gampo had unified Tibe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ng Dynasty and Tibet was not always peaceful even though the latter was inferior to Tang Dynasty in overall strength and obviously wars were unfavorable to it. But in fact Tibet still adopted various strategies to assault Tang Dynasty and even achieved some effects, for instance, by launching the wars at the seasons that were disadvantageous to Tang armies. So seasons were a very crucial factor in the Tang–vassal wars.

**Key word:** Tubo; Tang Dynasty; Wars; Seasons

## **On Taboos in Tibetan Diet**

Wang Lan & Qunpei

(Center for Studies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Northwest China, Lanzhou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20)

**Abstract:** The number of taboos in Tibetan traditional diet is not few. The existence of these taboos not only embodies the unique Tibetan culture but also emphasizes the importance of environmental conservation and human harmony with the nature.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significance of these taboos in Tibetan diet to the building of a harmonious society and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Key words:** Tibetan; Diet; Taboos; Harmony

##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Folk–Custom Sports**

She Jingfang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for Nationalities, Yueyang, Hunan 414000)

**Abstract:** This paper researches the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of Tibetan Folk–custom sports, which are influenced by Tibetan national culture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tability, continuity and communality. Besides, Tibetan folk–custom sports also hold the multi–functions of national etiquette, entertainment, physical fitness and religion and so on.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only by fully understanding the value of Tibetan folk customs physical training in the Tibetan economic society, can we accomplish its development in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Tibetan folk–custom sports;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development